



中日网

--- 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当前位置: 首页 > 研究专题 > 慰安妇 > 论文

对残留日军慰安所史料的考订

发布时间: 2006-10-12 点击次数: 1340 作者: 赵永强

今年8月,笔者在查阅山西省档案馆所藏残留日军档案过程中,偶然发现一份题为“连络”的日文材料,虽仅有一纸数百余字,但内容却涉及罪恶的日军慰安妇制度,说明即使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秘密残留山西的日军部队中,慰安妇制度仍然顽固存在。这一材料的发现,对于日军慰安妇制度和残留山西活动的研究,都具有很大的价值。

这份日文材料全文内容如下:

通知

接六大队下述通报,特予转达:

现由保安第六大队经营之特殊慰安所,从25日起面向日人开放,望周知。

1. 场所:旧城街四道巷老牌十四号。

2. 游乐时间:平时— 17:00时始;周六— 12:00时始;休息日— 10:00时始

3. 游乐费:闭间— 7000元(丙);开盘子—10000元;一小时— 10000元(乙);明花— 30000元(甲) 茶水费为10%

4. 方法:

1) 凭票游乐,票分甲、乙、丙三种;

2) 从日籍管理人处买票,游乐时交于接待妇;

3) 接待妇每周进行两次检查,但仅为肉眼检查,即便合格也并非绝对安全,请予以严防。

4) 奉劝自我约束,勿因醉酒而受中方警宪盘查训斥。

5) 所内配备物品如有破坏损失,应照时价足额付资。

6) 不可对接待妇直接委以金钱。

一、对成文时间与责任者的判定

上述史料为日文手写稿,没有署名形成时间和发文者。这与文体类型有关。“连络”是旧日本军队中通用的一种较为平常和随意的文体,仅起“通知”作用而已。但从档案内容、载体形制方面,完全可以判定这是残留日军指挥机关山西保安总司令部在1946年6月至1947年3月间下发所属日军的通知材料。日本军队战后残留山西,先后以铁路护路总队、特务团、山西省铁路公路修复工程总队、山西保安总司令部、山西野战军司令部、陆军暂编独立第十总队、太原绥靖公署教导总队、炮兵团的名称延续存在。称“保安大队”时期正是1946年6月至1947年3月间,当时残留日本武装被集中改编为第一至第六保安大队和一个通讯队、一个工兵队,归属赵承绥为司令的山西保安总司令部,元泉馨、岩田清一等残留要人实际负责。文中特殊慰安所的经营部队“保安第六大队”是元泉馨(原日军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少将旅团长)的嫡系部队,当时驻扎在太原城南大营盘,大队长为布川直平(中文化名傅直平,1948年晋中战役中被毙),是残留死硬分子,1945年日军投降时任元泉馨十四

旅团第244大队大尉大队长，曾以投降为名引诱解放军一个连进入沁县城受降，然后闭城歼灭，犯有血债。

档案载体为八开“东京·丸山纳’旧本陆军用纸。题名“连络”下加盖“袁雄文印”篆体私人方戳，袁雄文本名远谷文雄，是当时保安司令部涉外科科长，负责日军内部和对外事务的交涉。正文之上贴附收文签字条，分别有一大队、三至六大队及通讯队、小羽（根）队（小羽根建治队）等所属签字。五大队的收文签字从另一侧面说明该“连络”产生于1947年5月前，因为正是5月份解放军解放阳泉战斗中保安第五大队全部被歼，不复存在。

二、关于正文的说明

1. 特殊慰安所所在的旧城街四道巷是解放前太原市的妓院集中地带，从前清末年到民国时期一直如此，人称“北京有八大胡同，太原有四道巷”，沿太原西南旧城墙（现在的迎泽大街）下南海子附近自东向西分别排列着南北向的头道巷、二道巷、三道巷、四道巷，都为妓院所占。在今天太原市南海街附近，还存在有头道巷的北半部分。1937年日军占领太原后，外地会馆集中的察院后街被日本占领当局辟为日军慰安所集中地（会馆所有者逃亡一空，房舍好而又集中），当地土娼只能集中于四道巷一带。日军战败投降后，为稳定残留日兵军心，解决其性欲问题，残留主谋者曾想过许多方法。除鼓励与中国女性结婚、动员引进日本国内年轻女性来晋残留结婚外，开办只向日人开放的特殊慰安所是其一罪恶伎俩。

通知中指明场所地址为“四道巷老牌14号”，“老牌”指“老门牌”，之所以谓称“老门牌”主要是因为日占时期的门牌编号这时已有变化，在旧有建筑之间搭建起不少新的房舍，编为“甲字14号、乙字14号”等等。

2. “限于日人开放”、“不可对接待妇直接委以金钱”的规定，说明残留日军的这种特殊慰安所完全继承了旧日本军慰安所的性质，而决不同于一般性质的妓院。“奉劝自我约束，勿因醉酒而受中方警宪盘查训斥”，是因为四道巷从来即为是非之地，阎锡山军也有禁止漂娼之规——1948年元旦曾有人因在四道巷妓院漂娼滋事，被公开于市中心桥头街以利斧研头示众，引得全市震惊。

3. “闭间”、“开盘子”为太原嫖客行话。“闭间”又称“拉铺、拉铺盖”，是最低档次的嫖娼行为，一般直接进入，仅限十几分钟便有鸭头来赶，所以法币7000元即可。但如果够一小时，便收费10000法币。“开盘子”略高一档，可以挑选妓女，但只限于喝茶吃瓜子陪吃陪喝聊天，因为要端盘送碗服务，所以又称“端盘子”。“明花”一词既非日语又非当地惯用语，可能为汉语“开苞”转来的日汉结合语，日本汉字“开”和“明”都可以读作“阿开”，但“苞”的意思却是“草包”，而“花”意思则与中文“苞”意相近，故以“明花”表达“开苞”的意思。因为接待妇为处女所以价格最高。另外，“游乐”一词在原稿用日文“游兴”表达，意为押妓饮酒，太原土语即“逛窑子”。

三、这一史料发现之意义

关于旧日军慰安妇制度的研究，是对日本侵略战争性质揭露的一个重要课题。日本军队在二战期间胁迫众多善良女性实行性奴隶制度的历史事实，人证物证俱全，已为世人普遍认识。战后残留山西的日本军队明确提出以“复兴皇国、恢弘天业”为理念，完全继承着日本军队的军国主义性质和衣钵。残留日军开办慰安所史料的发现，扩展了旧日军慰安妇制度研究这一课题的时间范围，因此这一史料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慰安妇研究又不仅仅是历史课题的探讨，它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战后日本政府一直故意回避历史事实，拒绝正面承认慰安妇制度的罪恶，赔偿中国、韩国“慰安妇”的正义要求。这种“背着牛头不认赃”的无耻行为受到正义力量的极大谴责。2000年12月8日至10日，国际上一些妇女民间团体和当年遭受过日军性迫害的“慰安妇”，在日本东京设置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及战争中日军实施的性奴隶制度及其他的对女性的性暴力犯罪者开庭模拟审判。指出“日本军队在亚洲太平洋战争（1931—1945年）期间实施的性奴隶制度（即‘慰安妇’制度），是本世纪（20世纪）最大规模的战争性暴力。那些被害妇女们在90年代开始打破沉默，提

出控诉，要求恢复正义和人权。但是，即使是在战争已过去半个世纪的现在，具有加害责任的人和国家，仍没有认罪的言论、谢罪并进行赔偿，而很多的受害妇女却已死亡。”

作为日本侵华战争重灾区的山西省，在省城太原及各地都发现当年有大量日军慰安所的存在。1995年8月，四位山西孟县受害妇女在高龄之年勇敢地站了出来，向世人揭露那曾经发生的一幕幕人间惨剧。她们曾经出于羞耻而长期保持沉默，当她们进入人生暮年的时候终于鼓起勇气，拿起法律武器，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承担侵害责任并且进行道歉和赔偿。今年5月30日，她们等来了出自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的一份9页的判决书，尽管文字冗长，亦不否认起诉事实，但核心只有两个字“驳回”。其中的一个离奇理由竟然是“国家无答责”，意思是日本国家不应当承担责任。如此诡辩，可谓荒谬，这也足以说明正义战胜邪恶的道路的漫长艰巨。进行历史研究、揭露事实真相的意义和责任也在于此。

（原载《山西档案》2001年第5期 编辑：王丽娜）